

常識以下

王任叔 作

多 樣 社 版

常識以下

常
識
以
下

作 者 王 任 叔

刊行者 多 樣 社 出 版 部
上海三馬路同安里二九號

印刷者 大東書局印刷所
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

不 准 翻 印

1935, 4, 10, 初 版

1 — 1500 冊

每冊實價三角五分

經 售 處

生 活 書 店
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

光 明 書 局
上海福州路二六七號

開 明 書 店
上海福州路九五號

新 鐘 書 局
上海三馬路同安里二九號

多樣叢書(2)

常識以下

王任叔 作

|||||
多樣社 版
|||||

弁 言

收在這里十五篇東西，大都是隨便寫下，發表在自由談及青光上的。有的是讀書的札記；有的是隨感錄；有的，則是讀了別人文章後的感應的紀錄。文字極其散漫，沒有理論的系統，但不知道中心思想是否一貫，那要待讀者指正了。

自然，現在不是暢所欲言的時代。文章發表時，編輯先生爲慎重起見，常常會把我中間有些句子刪去。現在可想不起來了，也無法補上。轉灣抹角的說話，成爲現代說話的必需技術。有許多地方，即自己下筆時，也有所顧慮，不會完全說出自己要說的話。那真是抱憾的事。

但實在說來，自己是連做人的常識，也不很充分的，對於文藝的理解程度，實在也很淺薄，故名此曰集：“常識以下。”亦所以自惕耳。

收在這里的，有三篇附錄，張庚先生和辜定先生的二篇，因為是引起我寫那些文章的根源。小皎先生的一篇，則可以補我的作家與世界觀那篇的不足。所以也一併收在這里，讓讀者讀了更明白一點。但得在這里向原作者表示謝意。

一九三六，一，卅一日記。

常識以下

目 次

人，作品與批評	1
論文學作品中之定命論思想	6
從懷古談起	14
(附錄)懷古談	20
作家與世界觀	25
(附錄)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解	36
什麼是諷刺文學	40
作品中底心理描寫	55
典型的寫出	59

小說的發展過程.....66

論果戈理的描寫方法.....73

(附錄)果戈理關於描寫人物的話.....78

自然描寫.....83

困窮與觀察102

論詩110

水災與文學115

Boileau論詩123

“鄉長先生”校後記131

人，作品與批評

作品是人造的。所以每一篇作品，除却公文体式似的八股文外，沒有不滲透作者底人格的。作者底人格在作品里越滲透得越深切，那作品便也越使人感動。同時，那作者底人格底社會性越大，那麼，被其人格所滲透的作品底價值也越高。所以，我以爲如其一個頂好的批評家，必能從其作品中把握作者底人格。評書，即所以評其人。實無搜羅作者無關緊要的私生活，加以中傷的攻擊底必要。

固然，人格不免有分裂的時候。所以在世間常常可以看到有兩重人格的人。

形成一個人的人格底要素，大概也就是所謂“言”和“行”吧。但比較確實的說，是“思想”和“行爲”。有了某一種思想，於是以某一種行爲表現出其思想；那就是那個人知行合一之處，也就是那個人人格統一之處。反之，有了某一種思想，却因爲社會的阻礙，使那人不能，而且不敢給表現在行爲上；甚或自暴自棄地與世浮沉，以求苟全。那便是知行不能合一，人格分裂的人。也就是所謂兩重人格的人。

在他方面，社會亦有其最高標準的特定的道德與思想，在某一特定的社會裏，常常會責求生活在這社會裏的人們，秉有其特定的道德與思想。但另抱有別一種的道德與思想的人，每每跟這特定社會不相融和；但是那特定的道德與思想底壓力太大了

，使他又不得不在形式上表示屈服。這種人從特定社會的視角來看，無疑是人格分裂了的兩重人格的人。同時，自己根本沒有理想的；生在這個特定社會裏，就以其特定的道德思想爲自己底道德思想。如其這個特定社會改變過來了，他便也跟着改變。這種人，從這特定社會的視角來看，無疑是人格完整的。在歷史上給判定爲奸雄的曹操，其所作短歌行諸樂府，我們至今讀之，尙能把握其分裂了的人格底可愛的一面。“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；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”總屬頗近人情的話。同樣，從特定的封建社會底視角看來，十足地表現了他那忠心想主人的完整人格的陳孔璋，其檄豫州文，也就因爲它發揮了封建道德與思想底最高的標準，所以直到今日，還流傳下來；萬人傳誦。但“父嵩乞匄攜養，竊盜鼎司，操餐閹遺醜，本無懿德…”云云，在我們看來，實未足爲曹操罪。所以，人格分裂了的

人，不一定沒有好作品；人格完整的人，不一定會有好作品。但其中也有個限度，即人格分裂了的人，是指那時時能在自我檢閱中而意識到其分裂的痛苦的人。往古不少文學家，怕有不少人在這一種痛苦中產生其偉大作品的。

而且，更進一步說，一篇作品，既已用鉛字排了出來，出現在大眾面前；那作品本身，已經作爲一個社會的存在而存在着了。這不特是那些滲透了作者的人格底作品如此，即如公文体式似的八股文，也可看作爲一種“社會的存在”。我們讀者，皆能透過這作品，找出其產生的社會的根據。這種藝術底社會根據，雖然在複雜多態的社會裏，也可很正確而客觀地把握到。中國現在小品文底發展的社會根據，即存在於社會的政治的不安日益深化，與其寄思於小說而從事著作，不若取直接表達思索的方式，更爲痛快，這一個原因上。批評者，如果能

在其作品中，指出社會的根據時，早已更深入地給予作者一個致命的打擊了。實無再進一步攻訐作者私生活的必要。

能少引起些無謂的爭端，在作品本身中指摘出傾向藉此以改進文壇的批評家，我以為，是中國現階段需要的批評家。而且我希望着有這樣的批評家底出現！

論文學作品中之定命論思想

閱報，見艾登完成東游使命，返抵倫敦，其答記者詢以最近是否尙擬赴法時的話說：“此層爲余所不知，余當先向內閣同僚報告此行結果，總之一切均當憑天命而已”。讀了後，覺得艾登這話，全不像政治家風度，而頗帶些文藝家口氣。固然，在艾登這口氣中，足見歐洲風雲。正未可預料；和平希望，僅不斷如絲而已。但這口氣似乎不是一個造時勢的政治家所應有的。

但自己回過來一想，就是那種口氣，——聽天由命的口氣，也不一定是文藝家所應專有的。事實上，叱咤風雲的項羽，一到垓下被圍之時，也不免歎聲：「此天之亡我，非戰之罪也」。所以不僅僅是文藝家，就是造時勢的英雄，也不免要陷在定命論裏，歎了口大氣，放下肩仔來的。這是自古已然的事。不過文藝家是人類中最多感而且也最怯弱的人，更容易陷入定命論裏吧了。

但歷來的批評家，對於文藝家抱定命論思想，却未有不大大讚美特讚美的。太史公批評屈原的離騷說：

“離騷者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；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。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。信

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……”

這裏所謂“呼天，”“呼父母，”“怨誹而不亂”就是說明屈平深得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，便是聽天由命。太史公不說屈平有點過於偏執，而偏說他怨而不亂，深合中庸之道，足見太史公對於屈詩人，是很誇獎他能在一定範圍內安命立言的。幾千年來，文藝評批家，沒有不以此種溫厚敦籍的詩人風度，來獎勵一切文藝作者的。

但這種趨向，自然也有其社會原因。因為中國社會，直到現在還沒有擺脫了封建形態。在農業的，封建的，社會裏，藝術是每每跟宗教合致，用一種宗教的儀式出現，而扶助這封建社會之鞏固的。故毛詩正義序裏說：